

以「子一代」視角 回望「父一輩」

作家：班宇

書寫時代的「溺水者」

二零二三年，懸疑劇《漫長的季節》引發熱議，成為近年來豆瓣評分最高的內地劇集，後更斬獲釜山影展大獎。劇名來自該劇「文學策劃」、85後東北作家班宇的一篇小說，劇集結尾那場落在所有人身上，靈感則取自班宇寫在小說集《冬泳》封面上的一句話：「人們從水中仰起面龐，承接命運的無聲飄落。」在內地作家家中，以班宇、雙雪濤、鄭執等為代表的「新東北作家群」，被認為以「子一代」的視角，回望和記錄着他們的「父一輩」。

班宇日前作客香港書展，以「比所有的季節更漫長」為題開講。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他透露，很喜歡香港，西西、倪匡、馬家輝等香港作家的作品都曾讓他愛不釋手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

香港書展 2024



班宇出生在瀋陽鐵西區，這裏曾被譽為「中國重型工業的搖籃」，數百個「新中國工業史上的第一」誕生於此。然而，在命運齒輪的轟鳴聲中，幾十萬人的生活軌跡發生天翻地覆的巨變，正如《冬泳》小說集中的《盤錦豹子》裏所寫，年輕時的姑父孫旭庭第一次來「我」家時「滿面紅光、精神十足」，而中年的他，被生活擠壓發出豹子般的吼叫。世紀之交時，無數東北下崗工人的命運匯聚成一滴滴苦澀的淚，無聲地埋進沉默而沉重的黑土。

作為一名出生於東北大地、成長於世紀之交的作家，班宇在步入文壇不到十年的時間裏，迅速進入大眾視野。從「始於東北」到「走出東北」，他的作品始終聚焦那些時代的「溺水者」，在荒寒與溫情交織的美學表達中，隱喻歷史與現實，為時代洪流裹挾下的困頓人群正名。

今次《冬泳》與班宇一同亮相香港書展，這是他的處女作，也是他的一部代表作，第一版於2018年9月上市，2023年由台灣新經典文化出版社推出了繁體中文版。書中收錄了班宇的七篇小說，着重落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，父輩們面臨生活巨變時的感受與抗爭。

「父輩的落差感反映到我筆下」

「對於我的小說創作來說，《鐵西區》是一個我首先的創作背景和創作環境，畢竟我的個人記憶很多都是在鐵西區完成的，包括童年和少年時期，還有一部分青年時期。」班宇說，雖然他沒有經歷當年企業轉型的變革，但是他的父母以及父母的朋友都是親歷者，所以他的所有小說裏，「有一半都會涉及下崗或者鐵西區這樣的類似背景。」

《冬泳》融入了大量的東北日常口語、俚語、諺語、土話，還有方言特有的修辭方式和修辭習慣，形成一種既帶有濃厚的東北風味，又充滿着改革時代特有氣息的敘述語言。在敘事角度上，則是從孩子的角度去敘述父輩的故事，儘管故事是「我」講出來的，但是故事的主體卻並不是「我」，而是「我」的父輩們。

為故事結局留白

「父輩的落差感折射到我身上，反映到我筆下。」班宇稱。在一些文學評論家看來，儘管班宇的小說不少是以第一人稱書寫，但是所謂的「我」，仍然只是一個觀測者，用一個更形象的表述來說，就是「我」只是一個取景器，以「子一代」視角，帶着讀者去回望「父一輩」的故事。

班宇以「比所有的季節更漫長」作為今次出席書展的講座主題，很大

十分喜歡香港 愛讀香港作家小說

班宇告訴記者，自己以前來過香港，十分喜歡這個城市，「吃得好，能逛的地兒也多，唱片店也都特別好。」他還專程來香港參加過Clockenflap音樂節，與朋友一起看演出。

他說，自己很喜歡香港作家。在他看來，西西帶有獨特的「童話寫實風格」，用「頑童的感知」書寫香港；馬家輝的《龍頭鳳尾》加入了方言，講原汁原味的香港往事；倪匡的《衛斯理》系列科幻冒險小說，則曾經是風靡內地學生群體的讀物。這些香港作家的作品，都曾讓他愛不釋手。



▲《冬泳》繁體中文版。台灣新經典文化供圖



▲作家班宇。受訪者供圖

程度源於去年《漫長的季節》的熱播。在這部劇中，由演員范偉飾演的樺林鋼鐵廠火車司機王響，因兒子意外身亡，他的二十年被困在了「漫長的秋天」裏。

如何理解「比所有的季節更漫長」？班宇認為，小說和電視劇都想表達「時間在人身留下的痕跡」，人到中年後，不再是按照線性時間去活，生命計時方式不再是一秒、一分、一月、一年，而是被一個個事件所切割，有時因為一件事，可能五年無法釋懷，可能十年揮之不去，因此「最漫長的，是等待重逢的那些時間；最短暫的，是每一次重逢」。

「要往前看，別回頭！」《漫長的季節》中王響在最後一個鏡頭中對着那輛自己年輕時駕駛的火車大喊。班宇曾說：「結局是作家的終點，也是讀者的終點，但並不是所有人與事物的終點。」在創作上，他則常用這種一貫之的「電影式」敘事手法，以期為小說結局設定下漫長的回望空間。

熱愛音樂 注重敘事的節奏感

「在寫作這件事上，要我說經驗，就是得多讀多寫，除了多讀、多寫、多嘗試之外，我好像給不出太好的辦法。」班宇說，年輕寫作者其實不必擔心投稿無門，很多文學期刊都會很認真審讀那些自由來稿，「盡量多寫一點，別怕不好」，他一直在以這個點來鞭策自己。

班宇大學所修專業是計算機，畢業後當了十多年的樂評人，直到快30歲，參加了一個徵文比賽獲了獎，方才正式以寫作為業。據班宇透露，熱愛音樂的他連續十年保持着每年聽300張新唱片的紀錄，音樂對他的影響一直特別大，他會在寫小說的時候注重敘事的節奏感，不僅是語言的節奏，也包括段落和段落之間的節奏。他的小說裏有些段落看上去比較長，但讀起來因為有節奏感，並不困難。

俗話說，好風憑借力。班宇介紹，《冬泳》中的大量細節，不僅源自班宇的記憶，也有別人的記憶，比如當父母在講述過往時，會忽然流露出某個細節，如果他覺得這個細節也許在某個故事中起着相對重要的作用，他就會把它記錄下來，日後用在作品中。

班宇還透露，在寫作調節上，他經常會寫完一篇所謂「先鋒實驗」的作品，就會再寫一篇現實主義作品，用這樣的方式來平衡寫作狀態，調動寫作慾望。此前，他保持着兩年一本小說的節奏，但是他表示自己想要的寫作狀態就是不太勉強，避免「今年我必須發表三部作品」將自己迅速耗盡。

「新東北作家群」崛起

話你知

蕭紅的《呼蘭河傳》、端木蕻良的《科爾沁草原》、蕭軍的《八月的鄉村》等作品，曾以童年回憶和生活經驗展開創作書寫東北。王瑤先生在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中，將這些作家命名為「東北作家群」。近年來，三位東北青年作家班宇、雙雪濤、鄭執逐漸以「新東北作家群」的姿態登上文學舞台，成為「東北文藝復興」熱潮中的青年作家代表。

「新東北作家群」這一概念，最早由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黃平在2019年提出。他認為，他們在創作上的共性是都回應了東北上世紀九十年代「下崗潮」的主題，運用新現實主義寫作手法，展現「隱藏在地方性懷舊中的普遍的工人階級鄉愁」。

相似的童年經驗和記憶影響着「新東北作家群」的文學創作，使得他們的作品在主題內容、語言風格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具有許多共性，比如，拉倒、撩開、隔路、炸毛這些東北方言，都貫穿於他們小說的敘事中。而不管是雙雪濤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飛行家》，班宇的《冬泳》《逍遙遊》，還是鄭執的《仙症》《生存》，幾乎也都是以「子一代」的視角講述「父一輩」的故事，為「失語者」發聲。這些「新東北作家群」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東北地域文化色彩，使被遺忘的「東北」重回主流視野。

如，拉倒、撩開、隔路、炸毛這些東北方言，都貫穿於他們小說的敘事中。而不管是雙雪濤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飛行家》，班宇的《冬泳》《逍遙遊》，還是鄭執的《仙症》《生存》，幾乎也都是以「子一代」的視角講述「父一輩」的故事，為「失語者」發聲。這些「新東北作家群」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東北地域文化色彩，使被遺忘的「東北」重回主流視野。

在平滑世界裏發掘尖銳與空白

現場直擊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黃依江）在「比所有的季節更漫長」講座上，班宇詳談了自己的成長經歷，形容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瀋陽「年輕的力量以一種幾近危險的姿態在發展」，他與同齡人聽歐美樂隊，去Livehouse看演出，而父輩卻迎來下崗潮的命運。小說《冬泳》的背景設定幾乎都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至2000年初，因為這是令他感到劇烈轉變的時代。

2004年左右，班宇開始產生明確的想要表達的衝動。他開始撰寫樂評，直到2017年，才開始書寫自己的成長記憶，於是誕生了《冬泳》中工人村系列小說。「我想把那些人是怎麼活、怎麼活

下來的，告訴給大家聽。」

東北文學地域性會消失

近年的電視劇《漫長的季節》甫一播出便爆火，班宇說自己早在2009年就見過導演辛爽，其樂隊Joyside在瀋陽演出，印象深刻，但直到辛爽拍了《隱密的角落》，他們才開始真正的交流。「一般導演喜歡拍東北的冬天，但他呈現了東北的秋天，如果你留意，王響（范偉所飾角色）回憶相關的畫面都是溫暖、金燦燦的色調，因為那是他那一代人的黃金時代。」班宇說，「往前看，別回頭」是他和導演都想傳達的，人們有時不能回頭，有時是不敢回頭，但即使不能不敢，

心裏響起的還是《再回首》的旋律。

班宇覺得東北文學的興起是基於一種共同的經驗，因大家曾經歷了同一時代，經歷了同一場改革，長沙、武漢，都經歷了工廠的崩解，才會對他的創作有所共鳴。「這些作品的生命會長久，但接下來對它們的探討，可能與東北的地域性不再那麼強的關聯。」他認為，東北文學的興起是一次「回眸」，但呈現出的地域色彩，在下一個時間段不會再次出現。

「上次來香港，我去深水埗的唱片店，從地鐵站出來之後，兩邊都是賣手機殼和手機貼膜的店舖，我感到那條街跟瀋陽的一條街很像，忽然覺得世界摺疊了那麼一下。」班宇發現，千禧年之後不同地方之間的地域性差距開始逐漸被抹平。「在今天，無論是影像還是小說，面對的挑戰之一，就是如何在平滑世界的美學裏，還能發現尖

銳的、空白的部分，並且把它描述出來。」

班宇希望未來的寫作可以在文學領域做一些革新。「這些革新與地域性色彩無關，而是題材和表述形式上，可能是更實驗性、更先鋒的，與『此刻』更加接近。」



▲班宇希望未來的寫作可以在文學領域做一些革新。黃依江攝

喬葉 周潔茹 共談女性作家敘述的溫度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胡茜）中國當代作家喬葉、《香港文學》前總編輯周潔茹日前於香港書展對談「京港文學對話——女性書寫的南來北往」，二人由北京與香港文學的交互認識談起，深入剖析了從地域出發和女性的寫作角度，當中不同的敘述方式及產生的微妙變化。

喬葉談道：「香港文學給我的記憶包括金庸先生的武俠、亦舒女士的女性角度等等，都讓我構成了豐富的文學記憶。」她認為地域是一種標籤，但具體到個人的時候層次是十分豐富的，不能以北京或香港去簡單劃分，「文學作品之所以神奇，還是因為在不同的地名裏面，有很多人生故事在其中，像周潔茹的作品中，不同的溫度就產生了不同的感受。」

作為香港作家的代表，周潔茹說：「喬葉老師是這次書展我迎來的第三位70後代表作家，我認為她

是70後作家裏面成就最高的一位，她的作品《寶水》獲得了茅盾獎。」她認為70後作家目前已經是文學史上的一筆，「這個代際與女性是兩個不同的標籤，這也是我和喬葉相同的地方。」

所處地域與寫作節奏相輔相成

談到地域的影響，喬葉說：「其實在其中不太自知，大約都是被別人提醒的，流動性及女性身份在採訪中不斷被強化。包括我自己的節奏，比如我的成長經歷，從河南的鄉村、到鄭州直到北京，這些節奏都非常不同，這與寫作的節奏是相輔相成的。」她提到自己的作品《寶水》，說道：「這本書幾乎是沒有北京存在的，但因為這本書是在北京產生的，它依然對我產生了照耀，最後在心理上把過去的經驗融合進去。」與故鄉的關係，喬葉覺得

是與其拉開了距離，再有了一種觀望，之後才有了書寫，「故鄉是一種文學資源。」

周潔茹則認為香港對她來說是一個「神奇的地方」，她談到自己的作品：「我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寫作，在2000年代中斷了整整15年，這個軌跡是很難去整理的，因為前後截然不同。」她提到寫作生涯的再次出發，認為全然是香港的原因，「我在香港居住了六七年，就突然開始寫作了，」她說，「就在一個很平常的下午，我就重新拿起筆了，我覺得在香港可以發生一切戲劇化的事情。」但她認為自己在香港在地的這些年，是一種素材的累積，因此關於香港的題材便可以提筆而來。

關於女性作家這個身份，喬葉說：「現在仍然有『中性寫作』這樣的說法，在我最初寫中長篇的時候，便有這種潮流。於是我就比較抗拒女性這個身份，都是以『他』去書寫的，但是後來就有了一個回歸的過程，有了『如果我深耕女性這個身份會怎樣？』這樣的想法。」她認為，近年來對於女性作

家的關注度已經很高，「但是最重要還是要落實到自己身上，例如對於女性氣質的認知度與認同度，所以《寶水》就有了一種母性比較重的表達，而這種選擇是非常自然的。」

而周潔茹認為女性這個標籤是「評論家的事情」，她對於「城市寫作」或「香港作家」等標籤，都表現淡然，「我本身的狀態是超越了性別感的，並不覺得我的作品拘泥於任何區域或者性別的。」



▲喬葉（中）和周潔茹（右）於香港書展對談「京港文學對話——女性書寫的南來北往」。胡茜攝